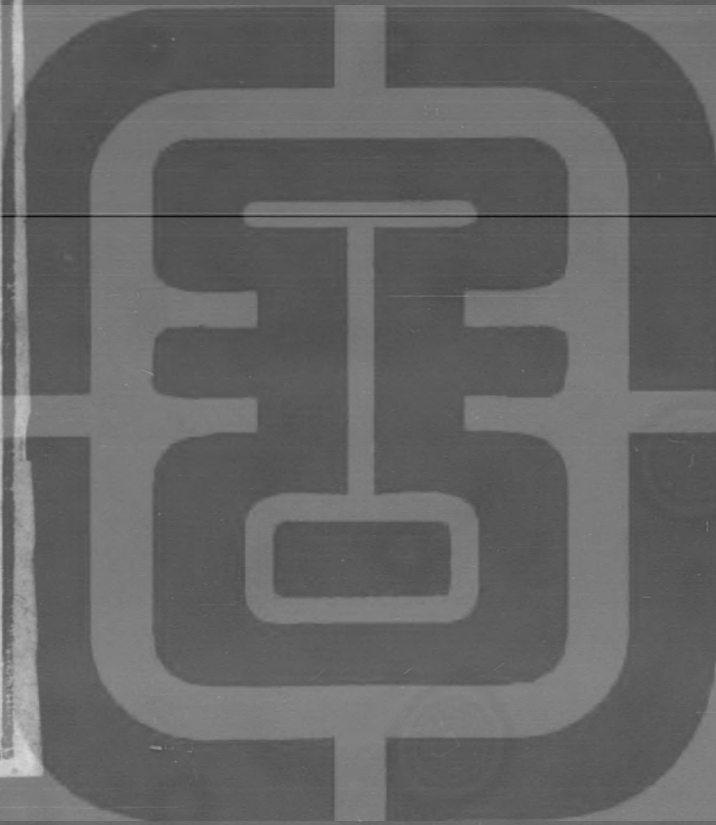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前漢書六十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

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

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

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職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

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

隨會奔魏

如淳曰左氏傳言為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譟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字也據春秋隨

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遂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

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

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

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以傳

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音來頓反荆贖其後也如淳曰刺

客傳之荆贖也師古曰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秦惠王

於從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於是惠

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斬師古

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安阬趙長

平軍文預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

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鄂縣師古曰華池在左馬翊界近

夏陽非斬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荆贖玄孫印

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末為

趙將司馬印是知諸侯之相王土印於殷師古曰項羽

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懌師古曰

反母懌為漢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林非也高喜生談談為

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也武帝置位在丞相上

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

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

尊其父故謂之為太史令耳遷大史公學夫官本唐

都師古曰即律歷志受易於揚何師古曰何字叔元

道論於黃子

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受命乃殺也

大史公任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

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各法道

得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是也

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

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

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士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

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

萬物師古曰澹古澹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干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

反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

先臣隨如此則王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

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見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

萬曆三十六年刊 尚書書傳卷三十一 三

君平曰拆開破捷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黜聰

二義並通捷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

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

曰黜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

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

三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

禁謂月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

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始而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安勞而少功若夫列功

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

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飯土

簋獸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

悅糲梁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

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

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名家

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

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剗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

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

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

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

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

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以為綱也但執其綱而已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服虔曰

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克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

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

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離則死死者

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

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

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由其東則在秦州義門縣此其西則在今同州等處

嘉靖八年刊

其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

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是時

奏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民之計因名曰會

稽九疑山有九峯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

澗在司馬相如傳次泗師古曰泗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

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院困蕃薛

彭城師古曰蕃縣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

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命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

陽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道

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

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棄

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十歲之

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

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聖者

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自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

嘉靖年刊

卷之三十一

七

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
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
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如厚曰紬後舊書
故事而次述之
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李奇曰遷
集之書謂錄與隱同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
五年時太史記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
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
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
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勿忘祝融之屬皆受端記遷
曰此而作師古張說是矣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攘焉師古曰攘占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
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大夫堂

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師古曰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

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

是非謂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

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謂為長也音長

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

道言也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

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乎

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其指數千

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故臣

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

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

也被之空言不敢辭師古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禮

義之指師古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

則師古曰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

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六過也以天下
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
未然而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
所為禁者難知靈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威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
不通也師古曰唯
發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虛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
虛讀與
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康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

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
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

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

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

其官廢明聖感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堯

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
修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

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羑里師古曰羑係也
羑音

有追及師古曰羑係也
羑音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

言靖也

而添進曰惟古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

曰隱憂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麟而金武帝得白

形作史記止於此也至漢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

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

序事盡太初故言至白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

麟而止張說是也白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

多故略而不載但取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

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

或於日中加云敘傳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

紀第三周本紀第四宋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

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吕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

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十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年表第

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

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

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

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

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陳

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

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

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

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

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
 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
 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
 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
 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
 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二宗故謂五宗
 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
 音子問反孫子
 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
 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三白起王翦列傳第十

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蓋嘗
 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
 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
 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
 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
 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
 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
 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

賈列傳第三十七傳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蒯成侯

周繹也蒯音普肯反又音陪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

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

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

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王父

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

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

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

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

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

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

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

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

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

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

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言吾必令胥為

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會昭帝崩

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甯信女須等

師古曰甯

古浸字也甯漸也益也

數賜子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

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

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復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

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十斤它器物甚眾須又聞漢立

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

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

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

張晏曰射水之

陂在射陽縣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

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

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於義椒儻不令已夫時

師古曰椒儻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

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

藝成一家言

孟康曰藝音牒謂器不下陳牒李音曰藝也藝古藝字

協

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師古曰藏

上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

以發後聖孝子第七十

師古曰發

遷之

自叙云爾

師古曰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

而十篇

有錄無書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禮書樂書

禮書列傳傳新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

序曰本無兵書張遷說後列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云亡失此說非也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子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動師古曰謂俗人僕非敢知是也雖聖

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俗人僕非敢知是也雖聖

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謂俗人僕非敢知是也雖聖

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謂俗人僕非敢知是也雖聖

告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謂俗人僕非敢知是也雖聖

之師古曰謂俗人僕非敢知是也雖聖

牙鍾子期皆楚人也魚牙師古曰謂俗人僕非敢知是也雖聖

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謂俗人僕非敢知是也雖聖

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

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

曰就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

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

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秋號王自歌

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

終極而我在生長不師古曰人所以欲久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

不得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黃泉下兮幽

崇禎二年春

何莫事三十一

百

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怵為

樂亟韋昭曰怵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

人皆無歡恰不得久長也喜音許更反亟音丘更反師古曰蒿里死人名蒿里召今郭門里死人名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

列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衡反至鷄鳴時罷

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

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

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

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

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二年薨子哀王護嗣

古曰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

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

侍從天子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

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師古曰搴拔也拔取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

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

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

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于石故陪外廷末議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

茸之中師古曰鬪茸猥賤也鬪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傑也鬪吐合反茸人勇反迺欲叩首

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併列陳也不亦輕朝廷羞當世

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

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

質高遠不可羈係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

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

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

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

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

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北為

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

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

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搆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豐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

麴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身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

曰挑音詔師古印億萬之師師古曰印讀曰仰漢軍北

音徒了反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

然云

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

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

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

音類李奇曰卷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洒面也言

流血在面如盥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

未之未卷音丘權反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

讀者乃以拳擊之權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

矢盡故張弩之空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

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

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音甘而與眾能得人之死力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

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

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眦也猶

音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

毀壞也音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

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

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

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隤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墜也音頽而僕人

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温密

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

蟻蛄也螻蛄蚍蜉也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

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

辰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

關木索也其次髡髮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髮繞也其

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

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

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

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

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幽於圜

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師古曰槍音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瑞息也何者積威約

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

日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

法准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

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

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

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

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繇此言之勇怯執

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

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筆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大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

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

不得已也令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

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

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

也僕雖法吏欲苟活師古曰與柔弱也音人亦願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

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蒸之北郊民而登婢謂之

藏女而歸奴謂之獲音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况若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衰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辱
 滅不可勝記唯傲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
 易仲尼危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文類曰孫子與龐涓爭而
 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贖
 音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
 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
 謂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
 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此
 也音丁禮反八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
 之人九已志也及如左丘明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首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
 自見師古曰見僕猶不遜也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

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
 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
 已著此書獄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
 謂能行其書
 者則僕償前辜師古曰其書之責雖禹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
 者道難為師古曰其書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
 口語師古曰其書造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坐自世殆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
 光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其書
 每念斯取汗未嘗不歎嗚呼哀也身直為閹閹之臣寧

嘉靖八年刊

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謂古曰漢今小鄉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

之私指謬乎今雖欲白彫琢師古曰彫刻也音冢曼辭以自解

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公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

是非廼定書不能盡善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

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

王莽時求封遷後為中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

子爵也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

質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

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

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

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

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一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

侯有戰國策漢興代表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一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序曰梧讀曰廷相觸廷也師古

亦其涉獵者廣博世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書老

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甘善序事理辨而不華實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小雅其詩曰萋兮非兮成是具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豸民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終

前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二

前漢書六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

夫人生齊懷王閔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

知官秩故云李姬蓋法暴戾無親曰刺刺來不尊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師古曰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

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禱師古曰禱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使東

方朔枚舉作禱祝師古曰祝禱之祝辭少壯詔受八羊春秋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士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

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

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產子男

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武帝末

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

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

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

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

諸邑公主師古曰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

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山瓊御座掘地上使按道

侯韓說御史章滂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充遂

至太子宫掘蠱得桐木人時上六月辟暑甘泉宮師古曰

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

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

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

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師古曰

託詔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

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贊曰太子稱家家吏是

及太子吏耳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

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

客為使者收補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

客格殺說御史章翰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

無且音師古曰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

華音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

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廐皇出武庫

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徇炙胡

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

情實故以火炙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持念且欲得其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

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

得師古曰太子出亡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

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

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

不和則萬物大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

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

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

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

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承萬

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

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覽

皇太子師古曰覽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

萬塞而不通師古曰萬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

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通

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

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兒也藩籬也愷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

謂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若往者江充讒

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

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

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

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欲殺之比干盡仁而遺其身

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

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

投與猛獸食之昇音必寐反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

親也性之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父亡師古曰亟急也

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咸

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隴州圓城二縣皆其地也

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圓鄉縣東南十里主人家貧

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

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

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踰開戶新安令史李壽

過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

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

為邪侯古曰邪音于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

鹿師古曰晉說是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

惶恐無他意而車工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

相而族滅江充家林炎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

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

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

已望而思之庶太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

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

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皇孫二人隨太子者

與太子并葬湖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

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伺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

則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

古曰行音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

下更反郭北如淳曰法曰疑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

嘉靖八年

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

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

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闕鄉邪里聚為戾

園孟康曰園古闕字從門中見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

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

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

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

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

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齊懷

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

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

湯師古曰廟立子閔為齊王師古曰於曰烏呼小子閔

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焉

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性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

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

則君子無怠無歸附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未終厥有

愆不敷廼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董彞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

亡服虔曰董彞堯也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于夫長

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

也董彞為徒城北州以安臣贊曰安安也師古

反果悉爾心毋作怨母作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曰壯

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

獵之事招致游士及南太子敗齊檀子又薨旦自以次

弟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傅獄後坐臧匿亡命

節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怒旦後遂立少子為

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

不肯與曰重書封小張晏曰文帝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

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

金吾廣意師古曰問帝崩所病何病而崩上者誰子年

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宮中謹言帝崩諸

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

歸以報王王曰上弃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

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

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歲時八旬刊

武洋溢遠方孰實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解酈封
泰山禪漢文起持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威
請以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
以褒賜燕王錢

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曰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

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

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平以備備非常如亭曰諸侯不

是以為詐言受詔得長於口定為曰命令羣臣曰寡人賴

先帝休德獲奉比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

雖小亦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上台召公下

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于今千載豈可

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

人之不及與意亦予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

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橋正也章表

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予大夫其各悉心以

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

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

求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

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

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
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
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
謀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
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
擊師古曰擊與擊同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制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
會圍大獵又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音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曰殺義等日十五人會鉞侯劉成知澤

等謀師古曰鉞侯菑菑川靖口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

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

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鉞侯父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

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

充耳左將軍止官築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

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

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

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

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日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

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

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漢時

者大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謂也近趙氏無狀

火焉師古曰無狀大言絕祀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

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

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音五竟反今陛下承明繼成委

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怨日

勝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言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

賈為典屬國師古曰賈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

尉師古曰尉師古曰尉師古曰尉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

光祿都尉令諸當試道止移蹕如淳曰蹕大官先置

不會都所免之道止移蹕如淳曰蹕大官先置

日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早上書又云主曰朕知此

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

自止疏此下文云帝覺有詐遂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

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謬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

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

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

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

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乘

騎將軍少而驢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

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東門

將軍

八年刑

趨鄉之正謹不可止師古曰大衆歸也大將軍悲出表

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及後謂

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夫水合

右將軍物故師古曰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父令羣臣

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并

水泉竭廁中豕群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反烏鴉

闕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

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

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時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後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

師古曰廣平南和台水在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

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

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

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

書部中二千石遂捕殺之及左將軍榮等皆伏誅曰

聞之相相曰事發矣兵乎乎曰左將軍已死百姓

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官會賓客羣臣妃

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街何廣

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

言身死之後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渠

髮歷歷掛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骨籍籍兮上居師古曰籍

籍從橫也也君處也毋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

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官池沼所在其間坐者皆泣有

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

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

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朝反幸不死后姬夫火共啼泣

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是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白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

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直師古曰直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

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師古曰邪孽由師古曰孽灌搗劍推鋒師古曰樊

從高皇帝親蓄除害師古曰蓄海內師古曰海當此之

頭如蓬葆師古曰蓬不理如蓬師古曰葆勤苦至矣然其

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師古曰宗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

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師古曰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敬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

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見旦得書以符璽屬

醫工長師古曰醫謝相二千石奉事

不謹死矣即以綬自殺后夫人隨曰自殺者二十餘人

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曰謚曰刺王曰立三

十八年而諸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

十八年而諸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

十八年而諸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

十八年而諸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

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是為廣陽王二十
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
二年薨子嘉嗣王末時皆廢漢藩王為家又嘉獨以
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
對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
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保持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
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鳥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
之順母桐好逸毋適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通近
目桐音通桐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

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
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
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
千斤安車駟馬寶劔及官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賢昌
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
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觀歎心而楚地巫鬼胥迎
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妾
帝下我左右者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天子胥多賜妾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巫山也會昭帝
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爲因禱祝詛及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常信文須等師古

古浸字也竊數賜千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

反得立復令女蘇武妻如前又胥女蘇武妻是王延壽后弟

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是壽坐獄反壽辭連及胥有詔

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者物善家須又聞漢立

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

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

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

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

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書立舞王

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

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

日就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誓

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誓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

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王自歌

曰欲父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父

終極而後生未六期去不得須臾張晏曰幸

嘉靖八年

復得年千里馬公孫待路張晏曰黃泉下兮幽

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尉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悵為

樂空 師古曰言人生以何為樂也音裁宗反亟裁亦疾也謂不久

入皆 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後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後

反 左右悉更涕泣奏酒 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後

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

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

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

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

之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望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

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子守是為

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

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

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壽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二年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 師古曰令 爾書

曰制詔昌邑王 師古曰太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

細欽宗正德光祿大夫吉 師古曰 中郎將利漢 師古曰

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

目中賀發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

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難師古曰鳴聲長者也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過弘竹作杖也

展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至湖

師古曰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也安樂告

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

遂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以湔洒大王師古曰

湔也洒濯也湔音子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持頭也

長主衛之官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至

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

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嗑痛不能

哭師古曰嗑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

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

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

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

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有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

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

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

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師古曰

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仰天嘆曰不祥何本
數來師古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

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太

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

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大王位為

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

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官室不久祚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

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

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平營營

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

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

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曰邑故人師古曰不忍不能遠也信

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指反皆放逐之臣當

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身立武備

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

山陽太守張敞重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

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敞於是修美也

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復重故昌

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師古曰

昌城八年八月

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

出入師古曰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

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得矣有異人也師古曰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以王家錢領人為卒也

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

資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

便師古曰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絳冠惠文冠蘇林曰治微

故曰惠文晉灼曰柱以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王所服

是也孟說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臣敞與

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

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

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

持轡師古曰故王跪曰持轡師古曰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

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前為故王妻察

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

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妻十六人子二十二

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

臣敞前善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

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家

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請罷歸故王聞之曰

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至死太
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後丞相御史以臣啟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賁不
足忌其明年春廼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
親折而不殊師古曰折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賁
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豈頑放廢之人不
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加具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
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嵩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
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爾綬乎賀

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早不久為列侯賀曰且

然師古曰謂然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

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

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

祖師古曰謂一祖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師古

謂由上其名終有司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

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

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

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

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
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
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
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
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變臣哉秦始皇
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
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頰骨也音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
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
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
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系

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戰歛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
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
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進去至極之災引傳得致福善少一氣也道讀曰導傳得
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前漢書六十四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也張晏曰夫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于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

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

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

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婁字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

國家便軍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物古曰中謂天子之禮也外謂公卿大夫數諸卿大夫

其尤親幸者示方朔枚舉嚴助吾丘壽王

其為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舉不根持論上頗俳優

畜之如古曰論議委隨不特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

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

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

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也也

言德天下乃至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婁所

想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謂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

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

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

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

與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

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之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

攝然孟康曰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一卒之固不給上事自相攻擊

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

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

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

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

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各為贅子三年不

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

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今發

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

音橋謂隘道也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

舟而入水師古曰拖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

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

鼓福反解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生也

音弋制反屬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

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

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以其軍降處之上塗蘇簡忌此本作間轉為字誤省耳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師古曰音工含反

權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未戰而疾死者

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于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為詎曾未入其地而禍也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

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

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

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

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

早閉晏開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

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

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五

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

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

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

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積今鄱陽縣也

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懸方薄材

謂其柔弱如綿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足師古曰

不滅也漢軍多之五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

亦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養生新法音聲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
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
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
陛下若欲求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者問之施德
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
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
人畜養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其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
文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曰頓壞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
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險

窺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

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

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

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

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越人御史也名祿

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

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

師古曰適

讀曰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

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

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

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

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

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類

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

歸者張晏曰廝微輿衆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

數為囿江漢為池師古曰八數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汗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

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

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

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展形如屏風而曲之畫

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師古曰憑讀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

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沾

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

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

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閑暇之虞也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言王

道克滿于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

萬曆二十六年刊

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

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嶺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韻

之意指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

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

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下德師古曰重是以比年凶菑害

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主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

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

以弭朕失稱二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

親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親然聞之甚慙也嘉

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

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

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遠

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遠也朝有闕政遺王之憂

陛下甚恨之夫兵國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

嘉靖八年刊

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蓋為天下宗極殺生之

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

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

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

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欲

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欲慕之句

誓功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

危又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

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會據百越之利或於

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

揚聲鄉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

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

心易行身從使者入師古曰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

也故遣太子嬰齊入待命有瘳願伏北闕望犬廷以報

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士卒

罷倦師古曰罷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

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

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憂不用一卒之

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

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前故使臣

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謂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議不遇

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

妄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也諫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無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

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

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承

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

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

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非一故言謂此枕大江師古曰間者聞

焉又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助恐

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

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奔有權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

避難而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玉出居於鄭公羊

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

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漢曰舊法當使承

奉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

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賜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

王及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

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久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

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或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薪相隨數止

買臣每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買臣愈益疾歌妻羞

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

苦曰父待我富貴報女安師古曰安皆讀曰汝妻志怒曰如公等

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

臣獨行歌道中負薪莫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

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後數歲買臣隨上

計吏為卒將重車至臣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

車重音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之上計

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氣匄音工會邑子嚴助貴幸

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

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敞

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

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

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海去海十餘里得

一入守險千人不得上今國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

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討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

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興俱
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
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去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
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
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守邸怪之前引其綬
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
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寤白守丞服虔曰守丞
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也師古曰張說相推
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

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

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

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

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居一月妻

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葬悉召見故人與飲

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居歲餘買臣受詔

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

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

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

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

陵折之買臣見湯坐卧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

師古曰致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

山拊如淳曰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之類不用箭但行象散子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

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上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

上不許後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

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

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

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

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以為天下少雙海內

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

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

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畏不得挾弓弩者

賊獲弩者更不敢前張曼曰彌壽郭師盜賊不輒伏辜

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

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

其弊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鑄之道也
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
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戈安

若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

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

內抗敝師古曰抗詭盡也音五官反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

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

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諸

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為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師古曰

毀也音規反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撻相

撻擊師古曰撻摩田之器也筆馬撻也撻大杖也犯法滋衆

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

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

封師古曰壽王言此者并以讓公孫弘宇內曰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

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孔子曰吾

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詩云六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

之初造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射侯諸侯射熊侯即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

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言貴中也師言
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日中
音竹仲反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

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
者夫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

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

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

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

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

貢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

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

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

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

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

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

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

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後生事錄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晚遊學易春秋

建寧八年刊

百家之言游齊諸子問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擯

不容於齊家貧假資無所得師古曰音王得反北游燕趙中山

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廼西入

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之留

久諸侯賓客多厭之廼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代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

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

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

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一者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夫

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同禮也春蒐秋獮諸侯春

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

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持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且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

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剽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

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師古曰不勝必棄之

非民父母靡敢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
 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郿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是豈人衆之不
 足兵革之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
 足兵革之不可勝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古師
 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
 及琅邪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音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

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今以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
 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
 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
 軍殺將師古曰覆係虜軍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
 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政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
 日來師古曰程謀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
 督師古曰程謀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

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敢

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之比也故尉佗章

邯得成其私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

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

尚書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

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

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千里地方千里緩則驕

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口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

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

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

謂不誅而害除也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

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

大橫師古曰橫音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逢

元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又矣丈夫生

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黍稷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

外陞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

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

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賈

臣難諷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

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

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師古曰數責也始吾貧時

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內音於既反食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

入偃之門廼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

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

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

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

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

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

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

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廼

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

軍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徐樂燕都無終入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

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

棘矜師古曰棘矜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徧袒

大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

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

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

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

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

日韓魏趙三國本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

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

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

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

日復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

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

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

游燕之園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

無所廢損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

宋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

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顯稱也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

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

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

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

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師古曰依讀曰康已解於上此陛

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詰

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威師古曰美征

而不服哉

嚴朱吾丘主天徐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上終 前漢書六十四

前漢書卷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前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前漢書六十四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

嚴安者臨留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

日節街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也故守一

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師古曰節止也

也進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又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也師古曰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

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民離本而微末矣

末不可徒得徒古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

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

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

著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

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

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

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

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也字生也蕃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

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

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

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困常

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

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駁介生蟻蠹民無所

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

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

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曰以為更生鄉使秦

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天秦不行是風循其

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款者衆古語曰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衆信

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

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嘗之時秦禍北播於

胡南挂於越師古曰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呼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無尺寸之

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蘇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

音翻而音翻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樊略葳州建城邑張晏曰葳州在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繁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寧而不

解師古曰幸也音女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銀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也

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

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

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帶齊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

觀齊晉所以君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

滅荆楚刻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

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

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諱者言必滅亡也

後以安為驕馬令師古曰天子之驕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師古曰博士弟子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

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

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鱖一魚而五時獲鱖師古曰

有五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

后功異經而同指明威德之所隆也南越賓虜葭葦與

嘉靖八年

鳥魚鳥魚之類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

東甌內附東甌內附王俠王俠南越南越賴救北胡北胡隨音隨音焉焉君君

狼心上古未能攝攝天將軍秉鉞秉鉞單于單于奪幕奪幕騎抗騎抗旌昆

邪右社邪右社中中也也昆音昆音下門下門反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設官缺賢缺賢縣賞待功縣賞待功

下亦能者進以保祿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罷者退而勞力

刑於字內矣刑於字內矣於字內也於字內也刑見也刑見也履衆美而

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

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

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

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

燔瘞於郊宮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獻

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而異獸

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

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

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

令日改定告元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張晏曰改元年宜以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于營丘以應緝號于營丘以應緝應三春應三春春事春事嘉靖八年刊

北接垓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

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

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

教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

備師古曰備者今言謂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

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千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

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令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

死而為之邪師古曰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誅

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願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

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張晏曰繡音須繡符也書

林曰繡帛邊也舊關出入此以傳傳還因軍問以此何

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還

當以合符軍曰六文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繡而去軍

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更

前棄繡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使遣軍自請曰軍無橫草

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

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大石啓前行驚不不責

金章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願盡精厲氣奉佐明

使畫言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下孤於外官

身官謂非有不足充一方之任師古曰充當也音充竊不勝憤

憲詔問畫言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

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侯軍自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師古曰充當也音充下軍遂往說越王

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

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撫音竹刃反越相

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

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

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也音皮義以

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羊龍柳褒等待詔金

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

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勅海

趙定梁國龍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

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周

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祀鄉侯何武為

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又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

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瀆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驚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也

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郵駉乘旦孟康曰良馬也

張晏曰驪則旦至故曰乘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御

音霸謂專也王良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

孫陽而得伐王逸云孫陽伯宗姓名也列子云伯宗

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

精巧也然則善御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師古曰亂

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有風前故通風於後今周流

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

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也夔貂狐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且易其備賢入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哈受之嘔哈和

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

有圍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刑措不用國空虛

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

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況大於九九者手

由此觀之君

嘉靖八年刊

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遇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

信音古曰悃至進仕不得施效序遂又非其愆是故伊

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音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

於朝音古曰悃至百里自鬻竈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曰氏春秋云

房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技得而悅之音古曰悃至離此志也及

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

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潔而升本朝張晏曰

潔狎也汗也言蔽與潔汗不離音古曰悃至疏釋踏而享膏梁應劭曰

此疏食釋此木橋也位噴曰以繩為踏也音古曰悃至師剖符錫壤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故世必

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師古曰

也音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唿蟬出以陰孟康曰蟋

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蟬甲蟲也好叢聚而音古曰悃至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

多賢士生此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若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

穆列布聚積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雖伯牙操遞鍾音

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

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

崇禎二年春

日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畢溱師古曰溱字與臻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翺德與

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

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

必偃印誦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

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响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

于反噓音虛

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以

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

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日游放及日獵所幸宮

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

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

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烏獸草木多聞之

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

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

太子朝夕誦讀竒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

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

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

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

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

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廣袤可

千里師古曰合十六縣戶二萬二千餘其民暴惡自以

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

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

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崖至宣帝神爵三年

珠崖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

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

年不定上遣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

使侍中駟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崖內屬

為郡又安本皆畔逆節而云不當擊者蠻夷之亂虧先

帝功德無恙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頓首無言曰唯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為聖域而不

侵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八聖教孔子稱堯曰夫哉韶曰

盡善焉曰無間也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

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

暨及也朝南者也必與聲教則治之不與者不彊治也

師古曰與故君曰歌德師古曰言皆含氣之物各得美

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汪黃西不過

越先南不過蠻荆托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

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

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齊桓採其難師古曰謂

子而王致立王帶齊桓公為首止孔子定其或張

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或張

雖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以至乎秦與兵遠攻貪外張

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

而天下瀆時禍卒征於三將之未長城之敵至今未絕

種重秦初與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開關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子勇二年而

一事如淳曰常賦黃百二十歲一事時天時有獻千里

竊情

下民多故出其四十三歲而一事

時

馬書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

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書行日五千里屬音之欲反

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猶未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也

海之樂絕奇麗之賂塞竊術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

孝文廟號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

日追謂隸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

探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師古曰樂音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葦制南海以為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

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一平旅數發父戰

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此於道老母寡

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遙設虛祭想竟千萬

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

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天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

關東關東六者獨有齊楚民衆父困連年流離離其城

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

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偷

治之忿欲驅王衆擠之大海之中詩曰又鍾純音快
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蠢

蠻荆大邦為讎詩曰小雅采芣之詩也秦動

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

而患之矣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霧露

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十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

獨珠屋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音甲棄之不足惜

不損威其民譬猶音代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堯

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六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

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師古曰少府錢主夫供天子故曰禁錢夫

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母功乎求

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願遂

棄珠犀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

大夫陳萬年以為當寧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

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

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

關東困之民難搖動者之議是上從之遂下詔曰珠

匡虐殺吏民皆呼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
 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狐疑碎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通于時
 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
 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
 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
之處即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
安置之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
 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芝相善捐之欲

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張晏曰京

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師古曰瘡與愈同我

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

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

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

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前嘉也期恩侯並可為諸曹師古

恩侯當是貴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軍立為冀州刺

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

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異相薦之效當興曰我復見言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

順治十五年刊

日方且是也讀如今字上信用之今欲進策從我計師古曰且與第怛也

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

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

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

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與奏曰竊

見長安令與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

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

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

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

日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習則冠軍侯施之治道則趙度

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

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

禁輿顯共雜治奏與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

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語殄行震

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纒巧王制順非而

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謂人有堅

為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請論如

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時

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

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比當戎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

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

沫切著明師古曰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助石顯讚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

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歿者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

哉

嚴朱書臣妻父徐嚴終王西安傳第三十四下終 前漢書六十四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前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

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

反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

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

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十五學擊劔十六

學詩書師古曰擊劔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誦二十二

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

進退士衆之節也鈺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劉攽日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

諾者非子路之言則無宿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

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

日勇貴乎日勇富乎日勇三者人之所難捷若慶忌師古曰齊大夫

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懾三軍服猛獸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

日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

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耳信若尾生信士與女子期於

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

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

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

得見於天子也奉音久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

扶用反其下並同日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

也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

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

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

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

名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

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御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日數音藪舍人日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日生肉為膾乾景本作藪

肉為膾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
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髡箭之髡而呼乎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日鄧音近之暑自寬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令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朔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劉敞口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日窠數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日朔意蓋以寄生窠數皆是附他物而得名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為窠數人物在盆下小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爾又何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盆生為芝菌形圓似窠數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宋

呼報

朔笑之曰咄

口毛聲警警

尼益高

養之豹也師古曰咄叱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

舍人

志日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

師古曰詆辱也音丁禮反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

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

師古曰隱謂隱語也

上曰隱云何朔曰

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殼也

韋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

為殼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殼音口反○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尔穴相重遂誤爾

尼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嘴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

諧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呼牙何

謂也

張晏曰齟音檀黎之檀應劭曰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

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

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開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日反置守宮盃下射

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

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

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盃食器也

若盃而大今之所謂盃盃也盃音撥○劉歆曰守宮生

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佚也一蟲之微何能

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贊進也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為龍又

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

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蝮蜥蜥

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至反

蜴音余赤反蝮音榮蜥音原蜥音烏典反蜥音珍○劉

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蟻蟻俗呼為蜥虎者是也此

物唯在屋宇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

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

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

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過者也滑稽解在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

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

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鈎灌四股鈎

崇禎三年

百傳三十五

二

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官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御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日數音藪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景本作藪

肉為膾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
服虔曰暴音暴鄧展曰呼音髀箭之髀暴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呼乎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暴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暴今人痛甚則稱阿暴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嘲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劉敞口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窶數前覆守官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數皆是附他物而得名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為窶數人物在盆下小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爾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盆生為芝菌形圓似窶數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宋

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尼益高
師古曰呼報也作呼張

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襄之豹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警音救

子從官當棄市
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
師古曰隱謂隱語也

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
師古曰隱謂隱語也

上曰隱云何朔曰
韋昭曰凡鳥

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喙也
韋昭曰凡鳥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
為穀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穀音口也反○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尔穴相重遂誤爾

尼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喙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諧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呼牙何
謂也張晏曰齟音檀黎之檀應劭曰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

亞音烏加反行音五朔日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

日盛受物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音時政反

廷也師古曰音鬼神尚幽闇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

洳音子廉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呿牙者兩犬爭也

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

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

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

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

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

日宮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

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

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酎八九月中師古曰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

音壽尚帝時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

見寧寧

驚不稼稻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民皆號

呼罵置相聚會自言郵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

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上大驪樂之是後南山

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

曰徵連統也循行視也戒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

曰供後廼私置更衣宮人曰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後傳曰從宣曲以南十二

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

諸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則費陽也

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

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

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又詔中尉左右

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郵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

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

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

濫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陸下累即臺恐其不高

也師古曰即七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師古曰中尉及鄠社乎

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

隴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水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

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

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秦之所以虜西戎

秦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

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蠶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

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

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

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

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

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

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

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

嘉靖八年刊

亭鷺南北師曰鷺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限之與也與乘輿也天子之言不

古曰謂田獵也無與謂天子言貴無與也

言作亦防慮必有是其不可三也教務苑圃

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

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

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

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

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

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

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

不寧是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

奉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

慮公主師古曰隆慮主病

因以金子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主奉昭平君日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昭平君

昭平君日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昭平君

以公王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前又入聖陛下詩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
君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
故而誣是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
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
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
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
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宋祁曰
當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

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壽豈謂時乎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
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
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
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宋劾不敬

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
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后也堂

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
偃與毋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毋出入主家左右言

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校主召見曰吾為毋養之因留第中

教書計相馬御射

師古曰計謂用筭也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

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

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師古

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

董君所發一百金滿百斤錢

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

安陵爰叔

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

之罪將欲安處乎

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日身挾大罪延欲自安

而居處者乎

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

師古曰以用也

爰

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官又有菽竹籍田

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

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

當有宿官故宜獻此足下何不自主獻長門園

如淳曰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

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

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

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

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

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

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

師古曰請

音才姓反○宋祁曰使景本作儀

列為公主賞賜邑入

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

邑入其租賦也

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

師古曰卒讀曰猝酒音信又音山鼓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

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

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

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不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

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

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巖者之服道人登

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無狀猶言無顏面

耳者也音解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

見人也一日自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

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

董君綠幘傳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

人之服也傳著也鞞即今之臂隨主前伏殿下主廼資

師古曰資進也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

同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

者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

尊不名稱為主入翁飲六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

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

狗馬楚鞞劍客輻湊師古曰楚音于六反鞞董

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雜鞞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

也。○劉勰曰：蓋上大歡祭之於是止，為竇太主置酒宣

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可朔陸載殿下。師古曰：持辟戟

而前只。師古曰：辟董偃，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

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

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

於六經，留神於主事，馳為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

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盡。徇馬之

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

是又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師古曰：賊，也。音或

短狐則一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賊也。音或。曰：劉向說春秋，賊南方，滿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

用指偃尔何必遷就魅賊也。○宋祁曰：姚本句未無也字。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

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

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

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

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

官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

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

不甘，官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

卽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而築高

順治六年刊

可意專三三

三

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國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遂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

而魯國王

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子莊公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

及密乃縊而死付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

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

更名東交門

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

賜朔黃金三十斤

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

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

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

百姓多離農畝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亦有道乎

師古曰從音于容反

朔對曰堯

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

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

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

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

足履革

烏

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

以韋帶劔

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

席

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

兵木無刃

服虔曰兵

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衣縕無文

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縕音於

粉

謂合聚也

以道德為麗以仁義

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

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

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

號

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

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即

毘觥師古曰璚瑁文甲也璣珠之屬宮人簪璚瑁垂珠璣不圓者璚音代瑁音昧璣音

音鉅依反又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轂珍怪師古曰轂音鉅依反撞

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

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

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

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諧戲也詼笑謂譏諷

發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謂詼諧並同然特視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

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諂也上

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嘗

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

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

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

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

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

公呂望也知戰陳征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

周太師故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以臯陶為大理師古曰

其作士士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伊尹善事割

大官屬少府故令作之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顏閔為博士師古曰

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為太常

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

以為太常此說非也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契為鴻臚應劭

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伯夷為京兆應劭

曰伯夷汝作秩宗主郊廟京廟京管仲為馮翊應劭曰

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

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大諫正之申伯為

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延陵季子為

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百里奚為典屬

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

以其貞潔故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如

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孔父為詹

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孫

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王慶忌為期門

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或曰夏

力舉千鈞鼎官今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

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宋萬為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

也式表也表道之候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

崇禎三年春

行

三

問朔方今公孫丞相見大夫

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

董仲

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

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

于文辭

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

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

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胾

師古曰頰肉曰胾音改

吐脣吻擢

項頤

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

結股腳連臑尻

師古曰臑臑也音誰

遺蛇其迹

行步偶旅

師古曰遺蛇猶透也也偶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

臣朔雖不肖尚

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

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

以下三公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

國守相至公卿而

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

郭舍人俱在左右

詼啁而已

師古曰啁與詼同音竹交反

久之朔上

書陳農戰疆國之

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

終不見用朔因著

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詖諧數萬言

曰客難東方朔曰

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

曰客難東方朔曰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

之位如淳曰澤及

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美諷誦詩書百

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膺腐齒

落服膺而不釋

曰服膺謂服其言好學樂道之效明

曰甚矣自以

也釋廢置也

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

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行

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

胎之胞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

應之曰是固非子

言親兄弟也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

可同哉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

權相禽以兵并為

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齊魯燕趙中山

得士者

疆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

珍寶充內外有廉

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

帝流德天下震懼

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安於覆盂

相連也

師古曰言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

異哉遵天之道順

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存青雲之

上抑之則在深泉

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

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

並進輻湊者不可

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曰謂被

以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

今之世曾不得掌

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

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

必形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也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

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

絕此士所以日夜兢兢敏行而不敢忘也辟若鷩鷩飛

且鳴矣師古曰鷩鷩雍渠小青雀也音春鷩音零傳曰

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較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較其

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天有

常度地有常形君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潔則無徒師古曰徒眾也免而前旒所以蔽

明難續在耳所以益聖聰如淳曰難音難續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難黃色也締絲也以黃縣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填之縣也明有所不

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

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

之自得之則敏耳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

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上觀許繇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

死不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

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予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

闕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遙反

以筵撞鐘文穎曰謂橐筵也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師古曰繇是觀之譬猶鼃鼃之襲狗服虔曰音

蹤劬如淳曰鼃鼃小鼠也音精劬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嚙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

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

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

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

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

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息也今先生率然高

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

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無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

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

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祭反吳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

於戲師古曰於讀曰鳥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音弋豉反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

順治十五年刊

竹書經三十五

七

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

或有說於目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師古曰說讀曰悅

非有明王聖王

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

桀而王子比干有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

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

師古曰閔病也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

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

果紛然傷於身

蒙不辜之名

師古曰蒙被也

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

來革等

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

二人皆詐偽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

師古

日瑇與彫同畫也瑑謂刻為文也音篆

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

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地國家為虛

師古曰地頽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

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

日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吳太子傳

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

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于反

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

則忤於

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

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

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

貌也懼音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

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在鄉陽傳此二人者皆

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

和之色師古曰開讀曰開明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度

得失師古曰圖畫謀畫計也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

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

味以干湯師古曰蒙月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

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始褒

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下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

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

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亾也縣縣連連殆哉

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
 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
 以子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
 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
 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
 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讀曰蓄鳳凰來集麒麟在郊
 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
 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亾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

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曰言文王之國生

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

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

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栢

柱平樂觀賦臘八言七言上下

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

從公

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

傳他事皆非也

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

日與朔同時也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

師古

日喜音許吏反為音于為反

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

也稱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該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錢死首陽山

拙為枉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飽食安步以

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

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其滑稽之雄

乎師古曰雄謂朔之詛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

逆古曰此說非也逢占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

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合取之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終

前漢書六十五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前漢書六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比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為

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

曰魏文志陰陽家有公孫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

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

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

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

出有功封南窳侯臣案曰茂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

反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

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後八歲遂代石

慶為丞相封葛綽侯特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二人比坐事死師古曰石慶
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甲綬頓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驂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
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
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
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賀子敬聲代賀為太
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
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
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

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

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

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

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

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

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言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

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家族巫蠱之禍起自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

太子皆敗語在江充侯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侯侯太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勿反不

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大夫丞相賀倚舊

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與美田以利子

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貨

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朕忍之久矣終

不自革廼以邊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

名援也或曰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

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又今耕者自

自省戒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頌反轉以困農文穎曰自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

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賦

已正於理其以丞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

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夫親親

任賢周唐之道也以彭戶二千一百封左丞相為彭侯

服虔曰彭音彭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

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綬引也獨引身

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

置驛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

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

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

為檜師古曰檜檜也遠與檜同故以車為母接短兵多

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大

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因疑有變姦臣欲作

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

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師古曰

同其字從手矯制詔稱詔命也救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發武庫

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

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

舊營校之地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

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

士以予大鴻臚商立成師古曰輯濯土主思輯及濯行

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

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

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

四市人師古曰歐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關下逢丞相軍

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也

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

日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

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

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純侯孟康曰純音姑在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上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湖師古曰其明平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

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初者送行與

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曰邑王為太子如淳曰

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中傳丘常謂卿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以仁於丞相也如氏之說

不為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口出釐許諾昌邑王者貳

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父為屈釐子妻故共欲

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

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

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地以驗罪至大逆不道有

詔載屈釐厨車以徇師古曰厨車載食也要斬東市妻子

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於貳師聞之降匈奴宗

族遂成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高復郎

師古曰高復郎會衝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

變訟太子寃師古曰所告非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廼大感寤召見千秋至

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

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

之言不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

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

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使者

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

辱命欲下之吏良父廼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謂然于

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

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寬

廣上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廼與御

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上報曰朕之

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

夫師古曰謂與太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

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

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

量著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

居也以椒和泥塗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

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一驗所明知也至今餘

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陰賊信身遠近為蠱朕媿之

其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歸

師古曰謝告也書曰毋偏母黨王道若勿蕩母有復言後歲

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鈞弋宮名也昭帝母趙

婕妤居之故師古曰鈞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

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竝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

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

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

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

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舉實奏

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

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羨鹽歸國因起論政各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薨

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

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完之利師古曰權謂

官也完即管字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

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

令師古曰故千乘縣也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

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與從事

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驥也欲斬人皆伏

於鏢上也鏢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顛殺生之柄威震

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貴

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

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

張辦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

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

宣帝師古曰與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

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也若云

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莽得

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

不可掩也自訖傳國至玄孫莽敗延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

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

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卧師古曰移

大夫代王訖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淫亂大將軍元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

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

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

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

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

決師古曰與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

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

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

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暉

暉字子幼以忠任為郎捕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

惲毋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

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

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移病盡一日輒償十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沐沐常得在

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出游

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貨賂

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

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縑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十歲所須

其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

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

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

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

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

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

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

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

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

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

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

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

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師古曰我副帝肄而

稅戾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稅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

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

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

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

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

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

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

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

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

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

殃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惲上觀西

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

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

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

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

任大臣卽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各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

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

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白天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

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

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惲不服罪

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各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

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

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

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惲無此語

長樂証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

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惲語令太僕

聞之亂餘事文類曰勿使太僕聞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

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

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

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

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

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

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

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

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

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

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

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

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

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

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

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

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

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歛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

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既

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

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魚羔斗酒自勞

師古曰魚毛炙

肉也即今所謂燻也魚音步交反燻音一高反勞音求到反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

而呼烏烏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

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

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

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是日也

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其須待也

拂衣而喜奮裋低卬

師古曰裋古袖字

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

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

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

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

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

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通反槩

音三也代反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文選曰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

延嗜子之志矣師古曰言宜慎安定命節之志

與我木方當盛漢之隆願施毋多談師古曰見解之

以立功名不須又憚元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結日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

大夫庶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

為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

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曾有日食變驕馬

根佐成上書告憚如淳曰駟馬以給關使乘之佐天驕奢

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

宗善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

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名拜成

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

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

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為義買犢

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王久之

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

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

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于經術也願賜清閑之燕師古

日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名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

開讀日閑

曰下說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

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

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

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俛音力至反

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

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顛制者師古曰顛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

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

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

陵太守師古曰屢被察廉及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大

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然咸許史傾家自

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各也遣家丞出謝謝已比旨去萬年獨留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

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

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

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

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

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

嘉靖八年刊

大要教咸調也師古曰大要天也萬年廼不復言萬年

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

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

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

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

候教令止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槐里令朱雲於是石顯

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管

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

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

更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

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

謂郡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春不中

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

第音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

也音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父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

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

奉養師古曰調徒鈞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王也然操持操吏

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師古曰

書以約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嘉靖八年刊

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日令行禁止然亦以

此亮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

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

郡守師古曰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子

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後竟徵

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藏師古曰

音王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罪官屬及諸中官黃門

銅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長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

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

釐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有十

解在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不宜景紀

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

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元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

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

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

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

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并輸在武紀及食貨志

本抑末母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

以為此理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師古

師古曰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

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者數

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

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

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

心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

其斷師古曰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

貌行行剛強之貌也斷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

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彬彬然弘

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

音滿又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

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

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

於利而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

行多怨

生也謂與上官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

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

日說讀斗筭之徒何足選也日悅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終 前漢書六十六

